

ZHENGZHOU XINGYANG DAHAISI SHIKE ZAOXIANG

鄭州滎陽大海寺石刻造像

主編 張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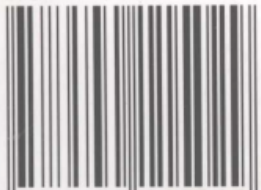


河南美術出版社



鄭州博物館

ISBN 7-5401-1502-5



9 787540 115029 >

ISBN 7-5401-1502-5/J · 1388

定价：180.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州茱阳大海寺石刻造像/张巍编. —郑州: 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6.8
ISBN 7-5401-15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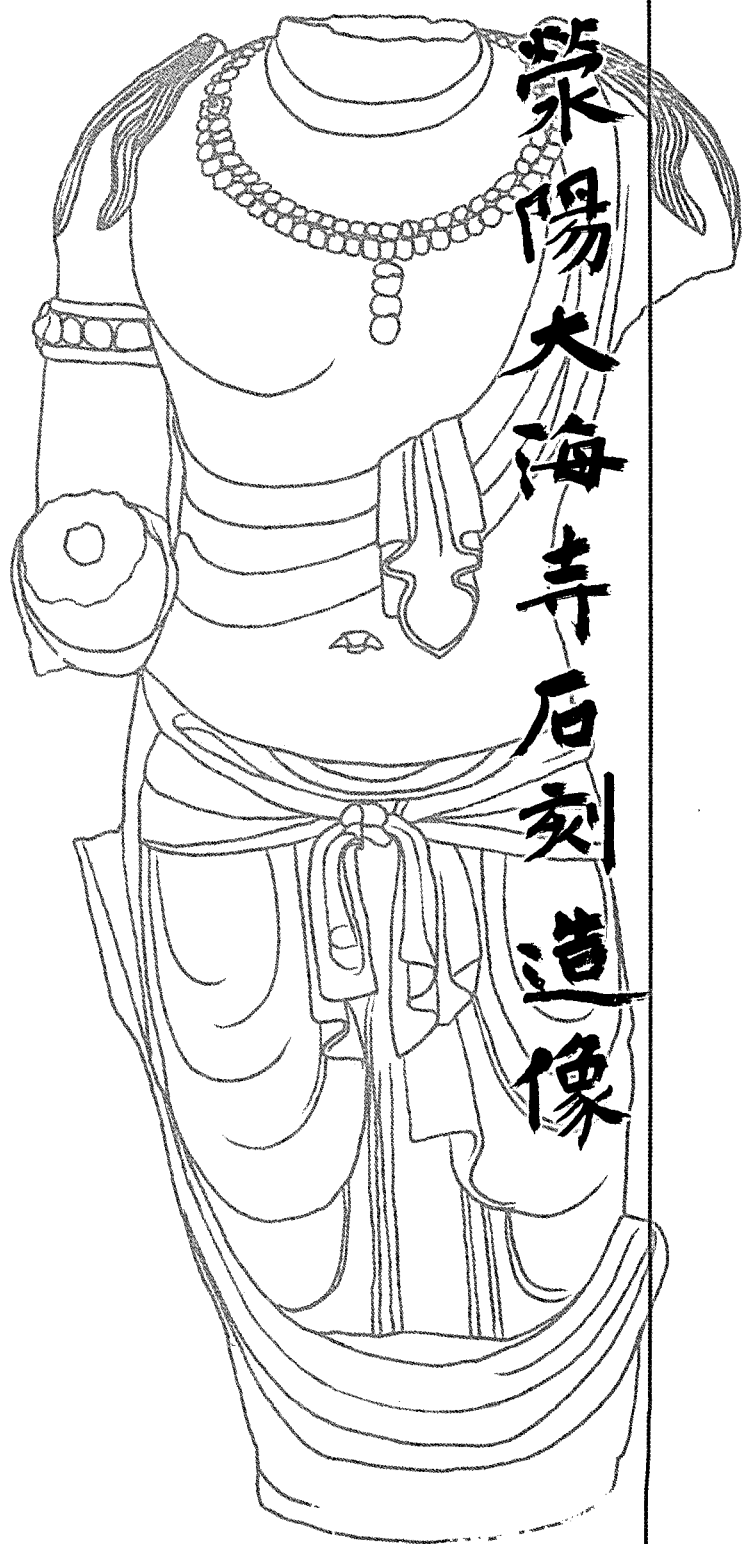
I. 郑... II. 张... III. 佛像—石刻造像—郑州市—图集 IV. K87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20714号

郑州茱阳大海寺石刻造像

主 编	张 巍	责任编辑	陈 宁 赵毅冰
副 主 编	张 霆 杨建军 齐迎萍	责任校对	徐淑玲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装帧设计	张国友 聂渊博
	王志霞 牛 伟 申永峰	出版发行	河南美术出版社
	曲芳芳 孙歌华 汪培梓	地 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汤 威 陈尽忠 程新志	电 话	(0371) 65727637
摄 影	王蔚波 陈 巍	传 真	(0371) 65737183
		设计制作	河南金鼎美术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8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1-1502-5/J·1388
		定 价	180.00元

鄭州
滎陽
大海
寺石
刻造
像



■ 主 编 张 巍
■ 河南美术出版社

内容介绍

大海寺位于郑州荥阳，兴于北朝，唐代达到极盛，北宋之后衰微。1976年大海寺遗址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经过考古发掘，出土40余件佛教造像，现多藏于郑州博物馆。大海寺遗址佛教造像，多为单体圆雕，有佛造像、菩萨造像、罗汉造像等，尤以菩萨造像、菩萨头像居多，且艺术水平最高。佛教造像的时代跨度从北魏至北宋，8件有明确纪年，最早为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最晚为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其余为唐代中晚期纪年。这批佛教造像中30余件为中晚唐时期作品，时代风格明显，雕工技法精湛，是大海寺佛教造像的典范之作。其中，菩萨造像雕刻最为精妙，她们或慈眉善目，或典雅庄重，或秀丽贤淑……神情万千，气宇不凡，表现出雕塑家极高的艺术造诣。正是大海寺佛教造像杰出的艺术成就，引起了海内外艺术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它无疑为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中国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本书是第一次全面介绍大海寺佛教造像的著录，刊载了大海寺出土的全部石刻造像，还选集了不少精美造像的细节局部。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和欣赏大海寺优美的佛教造像艺术。



Introduction

The Dahaisi Temple, located in the town of Xingyang, Zhengzhou, rose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reached its high tide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waned after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group of Bhuddist statues were discovered at the site of the Dahaisi Temple in 1976. More than forty statues were unearthed and many of them are now collected in Zhengzhou Museum. Most of the sculptures are all-in-one circular figures, which contain Buddha images, Bodhisattva images, Bodhisattva head images, Arhat images, and so on. Especially, the figures of Bodhisattva and Bodhisattva head are the majority and from which one can sense their highest artistic level.

The sculptures were carved over a long span of time, start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A.D.386-534) and continuing down to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 (A.D.960-1127). Eight of them have exact dates from their inscriptions, the earliest being 525 A.D.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 latest 1081 A.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Others were carved with the exact date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More than 30 of the sculptures are the paragon for their highly skilled and freshness character, which were made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Among them, the figures of Bodhisattva are the most wonderfully created. They feature facial expressions that are vivid and beautiful. They have the passion of art and the accuracy of literature. Thanks to the high level of the complex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Dahaisi Temple sculptures, they have been attrac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xperts of art and archaeology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They, no wonder, provide formidable physical evidence for the studies of Bhuddism history of China and in addition, art history of the world.

This book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that is dedicated to introduce the Dahaisi Temple figures to the public. It contains pictures and descriptions of many of the typical pieces. Through it we can fully explore, enjoy and appreciate the art and soul of these wonderful artworks.

目录CONTENTS

一、概述.....	1
Profile	
二、图版	
Pictures	
北魏	
Northern Wei	
造像碑.....	13
Statue Stele	
唐代	
Tang Dynasty	
佛造像.....	18
Buddha Images	
菩萨头像.....	30
Bodhisattva Head Images	
菩萨造像.....	54
Bodhisattva Images	
罗汉造像.....	110
Arhat Images	
象形座.....	114
Elephant Throne	
北宋	
Northern Song	
释迦牟尼造像.....	116
Sakyamuni Image	



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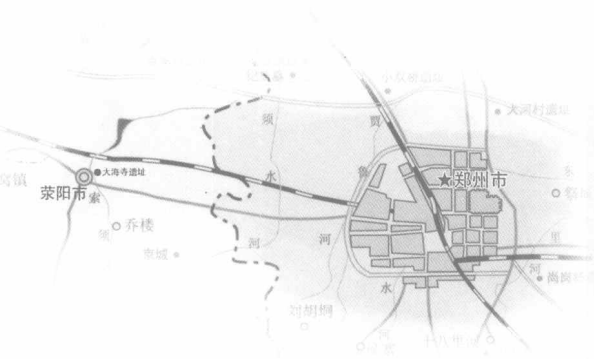
佛教起源于印度，东汉初传入我国。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外来雕塑、绘画艺术大量涌入，中国艺术家通过学习借鉴、吸收融合，逐渐将其发展演变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艺术。遍布全国各地的佛教石窟及寺院内的雕塑、壁画等，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展示了中华民族辉煌的艺术成就。

郑州荥阳大海寺石刻，是中国佛教艺术宝库中的一枝奇葩。这批石刻造型语言丰富，雕刻手法精妙，其中，尤以中晚唐时期的菩萨造像最为精美，成为这一时期佛教造像的典范之作。深入发掘郑州荥阳大海寺石刻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对研究我国佛教史和美术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郑州，地处黄河之滨、中原腹地，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荥阳位于郑州西20公里，大海寺即在此建立。关于大海寺的具体位置，《荥阳县志》记：“大海寺在东郭外，唐高祖为郡守，因太宗患目疾重建。”^[1]《读史方輿纪要》：“又县东北四十里有大海寺，李密与隋将张须陁战，伏兵于大海寺北林间，须陁战死处也。”^[2]《京澳纂闻》也记：“大海寺在县东门外，今存。”^[3]1976年3月，河南省工业局在荥阳县人民广场举办展览，进行场地平整时，发现一批石刻造像，郑州博物馆与荥阳县文化馆即对该遗址做了调查和试掘。虽然未发现有关大海寺的修建碑记及大面积建筑基址，但在造像出土地两万多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有隋唐以来的各代瓦片、瓷片，同时还发现有坚硬基面、枯井、砖瓦、脊兽等遗存，说明这里原是一处古代建筑遗址，其地望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当地老人及少林寺和尚释妙性均称大海寺旧址的位置正在造像出土处，以此推断《读史方輿纪要》所载“四十里”当为四里之误，石刻的出土地点应是大海寺旧址，即今荥阳市城东人民广场的位置。

通过考古发掘和整理，大海寺遗址出土石刻造像共计41件，有：造像碑1件、坐佛7件、菩萨像17件、菩萨头像11件、罗汉像2件、佛头像1件、释迦牟尼佛1件、象形座1件等。这批石刻造像现大部分收藏于郑州博物馆，另有7件被河南博物院收藏。





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时间跨度比较大，最早为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的造像碑，最晚为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的释迦牟尼佛造像，其中以唐代造像居多。唐代造像中有7件坐佛，其中2件为结跏趺坐阿弥陀佛造像，5件为善跏趺坐弥勒佛造像。其中1件阿弥陀佛造像刻有“显圣二年”纪年，“显圣”为史朝义年号，“显圣二年”即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从艺术风格上看，其他6件造像年代应早于“显圣二年”。

大海寺17件菩萨造像多为唐代长庆年间作品，其中5件造像刻有纪年，1件刻“更（庚）子之年”（元和十五年，即公元820年）纪年，4件刻“长庆□年”纪年。无纪年菩萨造像的艺术风格与“长庆”纪年的造像非常相似，应属同一时期的作品。可以说，就造像数量和艺术成就而言，大海寺石刻基本反映了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鼎盛时期的状况，全面展示了这一时期造像的艺术成就。

二

大海寺出土的这批佛教造像，为我们研究荥阳大海寺及中原地区的佛教信仰、造像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从北魏至唐、北宋，造像或秀骨清像，或丰腴柔丽，或简约朴厚，或雍容华贵，艺术风格各具特色。

北魏孝昌元年造像碑，扁立方体，高1.35米，宽0.98米，厚0.44米。碑底有榫，座已失。碑体四面造像，正面佛龕内雕交脚弥勒，作说法印，头戴宝冠，饰项圈，帔帛自双肩下搭，长裙垂于座下，脚踩莲台。弥勒背光饰莲花、火焰纹，其间环绕7个体态轻盈的供养飞天。背光左边刻维摩诘，右边刻文殊师利，其旁及下方有听法比丘多人，构成维摩文殊师利问疾图。龕内两侧刻迦叶、阿难二弟子和观音、大势至二菩萨。座下刻二比丘供养，左为“邑师道哈”，右为“比丘道胜”。佛龕上方刻比丘、比丘尼，合掌作听法相。龕额刻坐佛七尊，两旁各一化生作供养状。龕外左右力士，长须瞪目，面向龕内。力士下方四比丘侍佛供养。

碑阴双龙盘首，其下雕刻分三层，上层共5个小龕，分别刻有立佛、思惟菩萨、释迦、多宝并坐说法图，以及阿输迦输土因缘故事和九龙浴太子佛传故事等。

中层刻造像题记，主要记述了185人为供养佛事而于“大魏孝昌元年岁在乙巳七月十日建讞□愿永记”之事。

下层刻供养人像，共5排88人，大部分头后有题名，分别冠以



造像碑



阿弥陀佛

“邑主”、“邑正”、“维”等字样。

碑两侧雕刻“释迦诞生”故事图、听法图以及天人、供养人等。

造像碑为大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所造，人物形象均为“秀骨清像”的特征。弥勒面容清矍，细颈削肩，这是南北朝时期造像的典型风格。造像碑的雕刻采用了高浮雕与浅浮雕相结合的形式，直平刀法与圆刀法并用，表现细致入微。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社会动荡，佛教弃恶从善和趋向安宁的思想，影响着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风俗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雕刻艺术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改汉代古拙、简朴的造型风貌，以及强调阴线雕刻的技法，在造型设计、雕刻技法等方面开创了新的艺术天地，实现了继汉开唐的历史性转变，对后代的石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海寺遗址出土的唐代佛造像皆为阿弥陀佛和弥勒佛，尤其是弥勒佛更为突出，它们的大量出现与唐代的净土信仰有很大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海寺以阿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信仰为主。阿弥陀为西方三圣之一，是净土之佛。因其修行十分简单，只要长久坚持颂念“南无阿弥陀佛”，死后即可由佛接引送往西方极乐净土，所以很受世人欢迎。唐代净土宗的传播比较广，许多士大夫阶层也多信此教。以至“净土之发达以至于几独占中华之释氏信仰”^[4]。除了阿弥陀净土，弥勒净土也是世人们极其向往的地方，大海寺初、盛唐造像中弥勒佛造像（5件）占多半，正体现了这一点。“净土”，据唐道世的解释：“世界皎洁，目之为净。即净所居，名之为土。故摄论云：所居之土地，无于五浊，如玻璃柯等名净土。法华论云：烦恼众生住处，名为净土。”^[5]唐代，佛教各宗派都极力宣扬进入佛国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这种思想很快被大众接受，阿弥陀佛和弥勒佛应运而生，且数量也很多，仅“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三收龙门（唐代）造像铭581条中，刻有具体佛名如阿弥陀、弥勒、药师、卢舍那、释迦、阿含那、七佛、三世佛、千佛等。佛名多见者为阿弥陀佛，有七十八条，弥勒佛有十五条，可见当时信仰佛教的人们对阿弥陀与弥勒二净土的追求，是何等殷切了。”^[6]

大海寺遗址出土的2件阿弥陀造像均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座上，身着褒衣博带大衣和通肩袈裟。5件弥勒佛造像则均善跏趺坐于方形或长方形须弥座上，内着僧祇支，外着通肩袈裟，袈裟垂搭在须弥座上，脚踩莲蓬。弥勒造像唐以前大多为菩萨装，至唐代，特别是武则天执政前后多造佛装的弥勒像，这与武则天自称弥勒下



凡有直接的联系。

虽然造像多已残损严重，但仍可以清晰地看出佛的姿态和高超的雕刻技艺。7件佛造像的雕刻手法各有所长，但总体风格仍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从这些造像中仍然可以看出，佛造像存在着一些固定的、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如佛的端庄姿态，以及衣纹的公式化表现。唐代佛教造像的雕刻手法较南北朝时期更为丰富、灵活，有直平刀法、凸起的圆刀法、向下凹入的圆刀法等，加之传统阴线雕刻的技法，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造像的需求运用不同的雕刻手法，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和南北朝的“秀骨清像”相比，这些唐代造像运用了更多的技法来表现佛像丰腴的肌体，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

大海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以菩萨像最多，反映了中国佛教信仰中对菩萨的崇拜情有独钟。菩萨，意为“觉有情”，可“以智上求无上菩提，以悲下化众生”，一般指天国中低于佛的阶次的诸神。佛教大乘是菩萨乘，菩萨不但可以度众生，亦可成佛。因而造像中便多了许多菩萨像。菩萨造像遂成为佛教造像中最常见、艺术表现手法最丰富的题材，其世俗化的倾向也日益加重，越来越接近世间的人。与菩萨崇拜相伴的又一重要现象，就是菩萨造像的女性化特征愈加突出。菩萨早期传入中国是“善男子”形象，之后逐渐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南北朝始见女相观音菩萨。唐代受女皇武则天的影响，菩萨的女性化更甚，往往直接以现实中的人为对象进行制作。《释氏要览》云：“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像。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如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宫娃”是指包括官妓或官伎在内的宫中貌美女子，“宫娃如菩萨”其实也是“菩萨如宫娃”。故唐代菩萨像肌肤圆润、曲眉丰颐，体态婀娜多姿，衣饰华美艳丽，以慈爱温和为其特色，但身躯仍具有大丈夫精神。

大海寺出土有菩萨头像11件，菩萨造像19躯，从其刻名和形象上可以辨别的有：弥勒菩萨、天王菩萨、辩积菩萨、狮子吼菩萨、花严菩萨、光相菩萨、金髻菩萨、观世音菩萨、十一面观音像等。

大海寺菩萨头像雕刻精细，头束高髻，饰宝相花，精美别致。发髻或为宝珠发髻，或为双环髻。同为宝珠发髻，其雕刻方法又各不相同，或由内向外旋转，或由前向后卷，自然生动。而且镂刻的发丝缕缕可数，其技法之纯熟不能不让人折服。菩萨的发式梳妆与唐代崇尚高髻的尚美风尚有很大关系。大海寺菩萨面部造型多天庭饱满，眉眼秀美，双唇敦厚，她们或慈眉善目，或



菩萨头像

典雅庄重，或秀丽贤淑……神情万千，气宇不凡，所体现出的艺术造诣，令人惊叹。

弥勒菩萨造像，通高232厘米，跣足立于束腰仰覆莲座上。弥勒梵文为Maitreya，意译为“慈氏”，是释迦牟尼佛的未来世，其现时身份是菩萨，一般造成菩萨形象。因弥勒成佛后，众生可得“五谷丰登”和“安居乐业”，所以深得人们崇信。此弥勒菩萨头束缙带，宝珠高髻。脸庞圆润丰满，慈眉善目，耳如云朵，唇似莲瓣，嘴角微含笑意，神情安详沉静。颈戴宝珠项圈。身着通肩袈裟，在轻薄的袈裟掩盖下，菩萨身形隐现，这正是唐代广泛流行的“曹衣出水”式样，而这尊弥勒运用得尤其出色。袈裟的衣褶为圆刀法，贴泥条式的衣纹随势波动，疏朗平缓。莲座也雕刻精细，上刻发愿词：“弥勒菩萨一躯，更子之年十月戊午朔五日壬戌建。院主僧惠海，功德主马乾贞合家供养，院主文锐”。这说明它是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的造像。

天王菩萨造像，通高230厘米，除了左手残掉，保存较为完整。脸型丰满、鼻梁挺直，弯眉细目，莲口紧闭，束发戴莲花宝珠。颈戴如意项圈，饰莲蕾挂坠。着通肩长裙，袒右肩，披帛帛，腰束带，玉环花结与纓络垂下。足穿屐立于仰覆莲座上，左腿上刻“天王菩萨”。莲座下刻造像题记：“比丘玄政装成天王菩萨一躯，为国界安宁，皇王万福，过往师僧、父母神生净土。又愿自身康吉，小师门徒并愿平安，无诸灾障，永为供养。侄僧智实、院主僧文锐。长庆元年五月七日记吕正书。”菩萨相貌端庄，衣饰华丽精美。

辩积菩萨造像，通高215厘米，跣足立于束腰仰覆莲座上，莲座束腰部有突起的圆形装饰。头束宝珠形高髻，额前头发呈双层花瓣状，后部披发已残。面容饱满宽阔，弯眉细目，鼻梁挺直，双唇丰厚，面相沉静，若有所思。上体袒裸，颈饰宝珠项圈，双乳突出，腹部微凸。双臂戴臂钏和腕钏。左臂自然下垂，手施与愿印，右臂残缺。胸腹间饰以帛帛，帛帛从右臂绕过，至双膝提起，绕于左腕后下垂。长裙紧贴双腿垂至足面，微微扭动的身姿隐约可见，显现了“曹衣出水”之韵。舒缓的裙褶以阴刻线表现，流畅自如。莲花座下足圈部刻有发愿词：“前充、海、密、尊州□军使、朝□大夫、行内□省内寺伯、合外置同正、上柱国、赐鱼袋李□邕，奉为亡考妣神生净土，合家□善身保亡，吉造辩积菩萨一躯”。

光相菩萨造像，残高198厘米，单体圆雕，菩萨跣足立于束腰仰覆莲座上。上体袒裸，披帛帛，颈饰宝珠项圈，戴臂钏。系腰



光相菩萨



彩，下着裙，裙紧贴双腿垂至足面，尤具“曹衣出水”之风韵。身姿呈S形，虽然弧度较小，却给人以修长清秀之美感。菩萨华贵典雅，体态丰盈，腰肢扭动，显现出女性特有的柔美之态。飘动的帔帛，挽结的腰彩，衣褶疏密适称，舒缓圆润，展示了工匠精湛的雕刻技艺。仰覆莲座刻题记：“岁次辛丑九月辛巳朔日辛巳，大海寺上作僧昙誓，敬造光相菩萨一躯……”

十一面观音造像，残高171厘米，六臂十一面，顶为如来相，7个菩萨相环绕其间。主相慈祥寂静，眉间白毫，侧面共2个菩萨相，左耳刻凶相，右耳刻善相。袒胸，上身披帔帛，下着裙。身雕六臂，上两手为说法印，中两手胸前合十，下两臂自然下垂，右手执莲花，左手虽残，应为手执净瓶。六臂形位准确，和谐统一，雕塑家追求的想象空间与现实达到了完美结合。造像衣纹褶皱清晰，层次分明，再加上腰彩的花结，让人感到无比的柔软和细腻。精心雕刻的项圈、臂钏、腕钏使造像更增添了几分雍容华丽。此十一面观音多为善相，以善相来感化众生，是佛教通过造像宣传教义的重要手段。

佚名菩萨造像，残高130厘米，单体圆雕，体形呈S形。袒裸上身，体态饱满，腰肢扭动。胸腹间系腰彩，下着罗裙，罗裙自然飘摆下垂，借助圆刀法表现得十分流畅，极具动感。尤其是那簇腰彩和随肌体起伏的衣褶，令人感到其帛缎的柔软质感，显现出生动妩媚、婀娜多姿的健美体态。唐代雕塑家的娴熟技巧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佚名菩萨像背上有北宋补刻铭文：“监荣阳镇、高邮孙升，伏为男傅捨钱装修菩萨一尊，乞保傅福寿延长，永无灾郭。熙宁丙辰七月十四日谨题”。

大海寺菩萨造像衣着轻柔飘逸，线条流畅自如，服饰特色鲜明。菩萨多上身袒露，下生长裙，装束上运用了不同的艺术装饰手法。有的胸前斜披帔帛打结，与项圈上下呼应，罗裙于腹前翻转向两侧展开，衣着富有动感；有的帔帛胸前翻转与珠饰相对应，腰彩束于罗裙之上，服饰简洁明朗；有的双肩披帔帛，束玉带长裙，装束庄严稳重……从菩萨各式各样的帔帛、腰彩、罗裙、项圈、臂钏等细节雕饰的变化，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圆刀雕刻技法的娴熟，也反映了唐代中晚期雕塑艺术的高超水平。

大海寺菩萨造型优美典雅、形体动势多样，是其又一特点。大海寺菩萨造像有直立和“S”形两种姿态，尤以“S”形身姿居多。直立形姿态表现为双腿并立和一腿微屈两种样式。“S”形姿态表现出向左或向右不同方向的扭动，其动态或表现出强烈夸张的



佚名菩萨



十一面观音

动感，或表现出婉转含蓄的柔姿。这种“S”形身姿是唐代创造的“中国式菩萨”曼妙姿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唐代佛教艺术开朗自信的雍容气度和审美雅趣，其所蕴含的宗教神韵与艺术魅力，为后世仰望而不及。这种“S”形身姿让人想象其无限的温柔和妩媚，透过轻薄的衣衫，东方女性的魅力表现得含蓄而又充分，石头的刚性和女性身姿体貌的柔美如此和谐统一。

大海寺中晚唐菩萨造像显示为密宗造像。密宗，出于古印度后期佛教中的密教，又称金刚乘，传入中国较晚，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宣扬口诵真言（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心观佛尊（意密），三密相应，便可即身成佛。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说教，直截了当地缩短了人与佛国的距离，得到了王公贵族的普遍信仰，自唐玄宗至唐末达到极盛。十一面观音，依据佛经为密宗造像。且从密教供养像的角度看，十一面观音像是较早的密教造像之一，也是密宗造像的代表。十一面观音像唐初即有，武则天时华严宗祖师康法藏曾奉命设“十一面观音道场”^[7]。大海寺这批菩萨造像基本为唐代中晚期作品，许多雕凿于长庆年间，风格基本一致，十一面观音、辩积菩萨、金髻菩萨、花严菩萨、光相菩萨等带有典型的密宗色彩，因此这批菩萨造像应是密宗造像。

北宋释迦立像，螺发，眉间白毫。身着通肩袈裟，立于束腰仰覆莲座上。莲座正前题记：“荥阳镇郭下，清信弟子郭崇，为上资考妣与妻魏氏、女十三娘、男福永、孙男英奴、孙女耐驚，共发诚愿。……时大宋元丰四年岁次辛酉六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记。”造像双耳及肩部被凿，胸部以下残损极重，唯有胸部以上还可清晰看到袈裟衣纹。衣纹也以不拘一格的线条表达，刀法与唐代线刻刀法有相近之处，但远不如唐代那样生动、活泼。

三

随着大海寺石刻造像艺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探究其始建年代及历史沿革，对认识大海寺石刻艺术内涵大有裨益。

检索史籍，有关大海寺的史料记载提及最多的是隋代发生在大海寺附近的一次战役，如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李密与隋将张须陀战，伏兵于大海寺北林间，须陀战死处也。”但对大海寺的始建年代均未说明，《荥阳县志》也只记载其“因太宗患目疾重建”。根据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一通北魏孝昌元年（公元525年）造像碑，可以初步判定大海寺在北魏孝昌年间已存于



世。但是造像碑题记中只记载了造像年代，并没有明确提到大海寺。较早提到大海寺的资料是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卷四十收录的《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记云：

“郑州刺史男李世民遇染时患，比闻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有验，故就寺礼拜，其患乃除。□于此寺愿造石弥勒像一铺，其像乃□，丹青之妙饰，穷巧伎之雕□，相好全真，容颜蕴妙，以斯功德卫护第子，惟愿福山冥祐，法海长资，诸佛开心，三教之中并□。又愿观音引导，振□價□高悬；弥勒慈忱，贵昌兴于万代；家门大小永宝长春，蠢动含生咸登正觉。大业元年□□□。”^[8]

既然唐高祖为隋郑州刺史时已“闻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有验”，那么大海寺最晚在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以前业已存在，且较为兴盛。

大海寺因有唐高祖造弥勒像，它在唐武宗会昌灭法毁佛前的发展应该还是比较平稳的，即便是在战乱时期，在显圣二年（史朝义年号，公元762年）战乱时期仍造阿弥陀佛像就是明证。

《旧唐书·张仲方传》载宪宗时唐高祖造弥勒像得以整修，“宪宗方用兵，恶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贬为遂州司马，量移复州司马。迁河东少尹。未几，拜郑州刺史。荥阳大海佛寺，有高祖为隋郑州刺史日，为太宗疾祈福于此寺，造石像一躯，凡刊勒十六字以志之。岁久刳缺，荥阳令李光庆重加修饰，仲方再刊石记之以闻。”^[9]由此说明宪宗时大海寺颇受地方政府的重视。大海寺出土石刻造像也以武宗之前尤其是唐穆宗长庆年间的造像为多。就造像数量和艺术成就而言，以唐穆宗时造像的艺术成就为最，这一时期也应是大海寺发展最为兴盛的时期。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始，唐武宗裁抑佛法。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200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其僧尼全部勒令还俗。至会昌五年全国共拆寺宇4600余所。^[10]当时荥阳另一著名寺院定觉寺（已无存，今荥阳广武镇尚有定觉寺村，应是村以寺名）“例合毁拆”，取寺中大殿材木，于武牢关东峰建造昭武庙^[11]。大海寺距武牢关距离较定觉寺更近，毁拆之劫虽免，但其发展亦步入低谷。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卒，宣宗即位，旋即重扬佛法，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12]大海寺随之复



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



兴。发掘出土的大海寺唐代造像多有榫卯接口，个别保留有北宋时期补修题记，说明这些造像曾遭毁坏，后又重装修复。

北宋时期重视佛教，有“东西八作司，掌京城内外缮修之事。”^[13]宋真宗年间曾大规模修补佛像，仁宗天圣年间，还专设有“修整石佛石道公事”。龙门石窟即有多处北宋缮修的记录。大海寺遗址出土一件唐代菩萨造像背部也有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重装补刻的铭文：“监荥阳镇、高邮孙升，伏为男博舍钱装修菩萨一尊，乞保博福寿延长，永无灾郭。熙宁丙辰七月十四日谨题”。多件唐代造像都有榫卯结构。由此可见，北宋政权对佛事和历代佛像的修缮非常重视，各地随之而行修补佛像之事也是可想而知的。大海寺遗址出土造像中时间最晚的是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的释迦佛立像，其束腰莲花座上题记有“大海寺玉像院众僧传法堂”字样，说明此时的大海寺仍具一定规模。

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辙寻访大海寺，作《荥阳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叙〉》：

“荥阳大海院高齐石像二，高不数寸，而姿制甚妙。唐高祖为郑州刺史，太宗方幼而病甚，祷之即愈。因各为一碑，刻弥勒佛，且记其事，至今皆在。元祐二年九月，祭告永裕陵，过而观焉，作小诗以授院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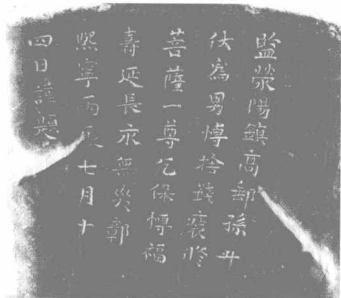
谁言肤寸像，胜力妙人天。

欲疗众生病，阴扶济世贤。

身微须覆护，眼净照几先。

岂为成功报，犹应历劫缘。”^[14]

“高齐”应为高洋所建立的北齐政权，诗中“犹应历劫缘”也暗示了大海寺曾遭佛难的史实。苏辙在大海院看到的“高齐像二”与《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记载的唐高祖李渊礼拜的“双王像”是否就是同两件（或一铺二像）造像，笔者认为可能性较大。这样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灭佛毁像时唯有这两件造像（或一铺二像）得以幸免呢？苏辙文中“高不数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大海寺的僧徒在灭佛时将这两件（或一铺二像）体量小、又是寺院赖以存在基础的“双王像”隐匿起来，待重扬佛法时又重新供奉。即便这个假设不成立，北宋重修造像题记和北宋元丰四年造释迦立佛，以及“高齐像二”和高祖造弥勒像“至今皆在”，也说明大海寺在



佚名菩萨补刻铭文



北宋至少哲宗元祐二年以前依然存在，且规模比较大。

北宋以后的大海寺，远不如唐宋时期那样兴盛，出土造像中不见宋以后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清人张调元《京澳纂闻·开封人地考》中记“荥阳石佛像”：“唐穆宗时，张仲方为郑州刺史。……今据造像记及现存石像，是高祖本铸于大海玉像之前，更造弥勒石像，而《新唐书》以为玉像，则史家传闻误也。大海寺在县东门外，今存。”^[15]张调元生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卒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根据他的记载可以确定，大海寺在清咸丰年之前仍然存在。

大海寺出土的造像均为残像，说明这些造像都曾经被破坏，那么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被毁的？前面我们分析大海寺的兴废时，分析了大海寺这批唐代及之前的造像被毁，是因于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又经重修，是以多数造像都有残留榫卯。因北宋元丰四年释迦牟尼像也遭毁坏，有人认为大海寺在北宋之后又遭遇毁佛事件。但是，北宋及其以后不仅没有政府行为的毁佛记载，相反是大都重视佛教。根据《京澳纂闻》的记载，清咸丰三年之前仍有“现存石像”，说明在此之前，大海寺造像仍然立在寺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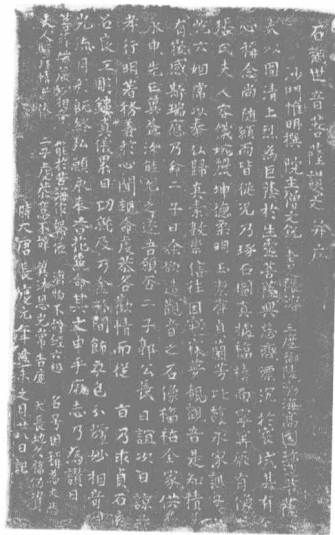
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大海寺在北魏孝昌元年前创建，隋至唐中期得以较大发展，延至北宋寺院规模仍具。清代，大海寺仍然存在，但曾经的兴盛不再。由于缺少详细的资料，我们还不能明确大海寺的具体废止时间，以及大海寺造像最后被集中掩埋的时间，但至少可以肯定是在清咸丰三年之后。

大海寺佛教造像如此高的艺术成就，因源于现实生活，制作造像的工匠艺人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菩萨造像雕刻之精美、技艺之娴熟绝非一般民间工匠所能达到，很有可能是皇家工匠的杰作。我们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有幸发现了两件造像上铭刻了艺术家的名字，这是一项少有的记载。

唐代观世音菩萨造像题记：

石观世音菩萨讚文并序 沙门惟明撰 院主僧文锐 书人张溶
三度御陵渤海高国珍造菩萨

夫以圆清上烈为巨荫于生灵，菩萨兴慈济漂沉于寰域，其有至心称念，尚随愿而皆从，况乃琢石图真，据福禧而宁算。厥有像主张氏夫人，容仪婉丽，坤德柔明，玉洁齐贞，兰芳比馥，永家训子，□悦六姻。常以奉佛归真，素敦崇信。往因寝寐梦见观音，是



观世音菩萨铭文